

“虎溪三笑”九江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

徐 卿

地域文化的精髓，往往不在于其留下了多少宏伟的建筑或浩繁的典籍，而在于它是否孕育出一种能穿越时空、塑造集体人格的精神内核。对于九江而言，这座有着两千两百多年历史的江西北大门，长江之畔、庐山脚下的古城，其文化身份多元而丰富：九江、浔阳、江州、柴桑……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段辉煌。若要寻找到一个能同时概括其地理特质、历史积淀与精神高度的核心象征，“虎溪三笑”的传说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之一。它并非信史，却胜似信史，以其充满哲思与诗意的叙事，为我们揭示了九江地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包融”的“最硬内核”。超越其历史真实性的考辨，“虎溪三笑”作为一个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完美诠释了九江作为“通达之地、包融之地、和合之地”的独特地域气质。“和而不同”的“虎溪三笑”精神，正是九江地域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融汇八方而愈新的核心动力与身份标识。

虎溪三笑:出处、流变与核心内涵

这是一则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隽永典故，也是一段流传千年的美谈。

东晋年间，庐山东林寺有一位高僧，法号慧远(334年~416年)。他德高学湛，名动天下，虽隐于山林，却常与名士高人来往论道。寺前清浅一水，名曰虎溪，慧远为明志修行，立誓：“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

某日，诗人陶渊明(365年~427年)与道士陆修静(406年~477年)来访。三人一见如故，心契神合。临别时，慧远出门相送。他们一路且行且谈，依依不舍间，忽闻深谷中虎啸风起，这才惊觉大家早已越过虎溪。三人相顾片刻，旋即相视大笑，欣然道别。

这便是“虎溪三笑”的典故，自唐代起便风行世间。然而如此一段佳话却是一幕“美丽的谬误”。

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细数时光——慧远法师圆寂于416年，彼时陆修静仅10岁。生者尚幼，逝者已矣，何以同堂论道、同听虎啸？

“虎溪三笑”纯属虚构。既然故事不真，又如何成为美谈？实际上，“虎溪三笑”象征的是儒、释、道三教合流，那跨越虎溪后的“三笑”，是心领神会的默契，是智慧交融的愉悦，更是“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文明最高智慧的完美体现。这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故事，正因其“不真”，才更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它并非对事件的记录，而是对一种文化理想和时代精神的表达。

三位顶流身上的九江强烙印

传说的生命力，从来不止于情节的流转，而在于其灵魂人物所承载的千古文脉与在地因缘。巧的是，“虎溪三笑”里的三位主角，作为当时思想界的三位顶流，他们或以九江为故乡，或以九江为道场，或以九江为归隐修炼之地，三人的生命足迹与精神根系，都不偏不倚深植于九江这片灵秀之地。

象征着佛教的慧远，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里程碑式

的人物。作为东林寺的开山祖师和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奠定了庐山作为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胡适先生曾经说，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儒道交融之典范的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是九江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巨子。本质上，陶渊明是一位儒家知识分子，“归去来兮”的选择，是深思熟虑之后留给官场的背影；“不为五斗米折腰”更能体现他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采菊东篱下”的生活，为后世的中国式文人士大夫提供了“穷则独善其身”的救赎可能。可以说，陶渊明正是九江本土文化与士人精神的最高代表。

道教的集大成者陆修静，虽年辈不接，但确曾隐居庐山，整理道教经典，创立斋醮仪范，对南方道教的发展贡献卓著。他的存在，标志着道教在九江的繁荣与兴盛。

这三位巨擘的“合体”，意味着九江在历史上同时拥有了儒家文化的高地、佛教文化的中心与道教文化的重要据点，这种文化结构的完整性与高度性，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文化符号隐藏的九江强磁场

“虎溪三笑”的故事诞生于唐宋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借助三位顶级人物的象征性“合体”，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儒、释、道三种异质文化形态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欣赏、和谐共融的崇高境界。三位顶流虽信仰不同，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一样深刻，精神追求高度一致；他们的笑声，是对知音难觅的欣喜，也是对精神共鸣的认可。

“虎溪三笑”虽非史实，但“发生”在九江，却是一种必然。

九江有着作为通达之地的地理根基。背靠庐山、面朝长江，九江襟江带湖，自古就是七省通衢的水路要冲。长江黄金水道在此沟通东西，赣江等水系在此连接南北。这种地理上的通达性，必然造就文化上的开放性，九江因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和传播枢纽。南来北往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思想、文化与人群，也为三位顶流的“相聚”提供了地理可能性。

九江有着作为“包融之地”的历史传统。通达之地若没有包容的胸襟，便会沦为冲突的前沿。所幸，九江的历史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力。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并远播东亚；道教在此清修传承；本土的白鹿洞书院等儒家书院文化，亦在此发扬光大。作为长江文化、书院文化、禅宗文化与诗词文化的重要交汇地，九江多元文化并存，为“虎溪三笑”的产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温床，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语境和传播土壤，也提供了三位顶流进行宗教对话的现实基础。

九江有着作为“和合之地”的精神气质。地理的通达与历史的包融，最终沉淀为一种内在的“和合”精神。九江文化不崇尚单一和排他，而倾向于在不同中寻求和谐，在交流中促成创新。“虎溪三笑”之所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究其本质，是九江民众对“和合”精神的高度认同。

千年佳话背后的九江强内核

“虎溪三笑”虽带有浪漫色彩，但它之所以被后世欣然接纳、反复传颂，是因为故事所承载的文化理想至今仍启迪人们：在多元世界中，智慧与欢笑可以跨越任何界限。笑越虎溪、心契千载，后人常常给“虎溪三笑”赋予“君子而和不同”“思想无界”的理想化寓意。

三位顶流因九江、因庐山结缘，在九江发生的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链接”，反映出九江在历史上是辐射影响长江中下游的文化高地。

宗教文化的输出地。慧远的净土思想通过庐山传播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庐山成为东亚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山之一。

学术思想的重镇。白鹿洞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首”，由朱熹奠定学规，成为此后数百年中国书院教育的模板，其倡导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

文学艺术的永恒母题。“虎溪三笑”成为石恪、李公麟、傅抱石等历代画家争相描绘的题材，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不断强化着九江在中华文化记忆中的独特地位。

从陶渊明的坚守、白居易的感怀，到周敦颐的玄思、朱熹的传道、苏轼的哲学感叹到黄庭坚的笔墨……他们或生于斯，或官于斯，或游于斯。最终，都将个人的才情与思索沉淀于此，通过诗词、文章、思想不断由九江向外扩散，构成了九江地域文化的精神核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持续散发着璀璨而独特的光芒。

“虎溪三笑”，它不真实，却极其真诚；它未发生，却早已深入人心。

历史的回响，总能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深邃的指引。今天的九江，正奋力迈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坚实步伐，迎来了提升文化能级、重塑城市品牌的重大机遇。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真正的竞争力不仅源于经济的增长和设施的完善，更根植于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文化精神内核。

“虎溪三笑”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对话、和谐的精神，正是九江最应珍视、深挖并高举的文化旗帜。这不仅是回望历史的总结，更是引领未来的智慧。让世界通过这个“会心一笑”的故事理解九江，理解一种跨越千年、至今依然鲜活的中国智慧。



2022年3月，笔者拍摄的艾城镇老街。



2022年3月，笔者拍摄的艾城老街旁的修河，远方为云居山。

历史回眸

9月往事之——永修艾城 千年县治的兴与衰

冯晓晖

概述：
1945年9月2日，抗战结束，永修县政府迁回艾城镇。
评述：
永修县的县城究竟叫什么名字？也许绝大多数九江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里，但未必能说得出镇名。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县城的名字常常被县名所掩盖，从而自身并不彰显。例如瑞昌的县城名为湓城镇（撤县设市后改为湓城街道），武宁县的县城名为新宁镇，彭泽县府驻地则是龙城镇。至于永修，现在的县城位于涂埠镇，但它作为县治的历史并不悠久，距今也不过七十余年。

永修本名建昌，始于东汉年间(104年)，由海昏县分出而置，最初治所在今奉新县西。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县治迁至今永修艾城。1914年，因与四川建昌道同名，改名为永修。1949年9月，县治由艾城迁至涂埠镇。由此算来，艾城作为永修县治所在地，已有长达1500余年的历史。县治的迁移不仅是一种行政设置的调整，更是永修历史变迁的缩影。

其实，艾城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古老的印记。它源自古艾国。据史载，艾是商代时期的一个古国，位于江西西北部，包括今修水、铜鼓、武宁、永修、奉新、靖安、安义等地，中心在修水县境内。最早的艾城并不在永修。据《宋史·郡县志》记载：“分宁(今修水县)，古艾地也，县西

一百二十里，龙岗坪有艾城存焉。”由此可见，古艾国的国都很可能在今天修水县渣津镇一带。商代时的九江地区尚未纳入中原文明的版图，当时的艾国大体属于三苗、百越等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

《江西通史》载：公元前504年，吴国击败楚国后，改艾侯国为艾邑，艾国灭亡。艾国的遗迹，如今仅在若干地名中留存下来：永修的艾城，武宁的古艾镇(武宁县的老县城，因修建柘林水电站被淹没，后迁并改名为新宁镇)，还有作为姓氏流传下来的“艾”。至于艾国的历史沿革与细节，已无从确考。

秦代时，艾地隶属九江郡；西汉初年设海昏县，县治在今吴城镇附近。海昏县的范围并不仅限于现今的永修，还包括新建县北部、安义、武宁、靖安、奉新等地。到了南朝时，县名改为建昌，县治则设在今艾城。行政隶属也屡有更替，宋前属南昌，宋元明清属南康(今庐山市)，民国时期几经调整，最终划属九江。

自南朝建昌县起，艾城作为县治绵延1500余年。若从地理上考察，如今永修新县城的位置似乎更优越，修河与潦河在此交汇流入鄱阳湖，交通、物流便捷。但城镇的设立不仅取决于交通，更要考虑农耕条件和居住安全。笔者在现场考察后发现，如今永修新县城所在的地势过高，不利于耕种，而修河南岸的涂家埠属冲积平原，易受洪水侵袭。相比之下，艾城街一带地势略高，修河水流在

FF 风土

幽幽源口河

董文学

据武宁县水利局水文资料记载，源口河发源于九岭山脉严阳山北麓鸡婆塘，自南向北，先后纳良溪水、集东坑水、汇鹤溪水、接石涧水，在工业园彭树肖家注入修河，全长30.9公里，是武宁境内流入修河的第四长的支流。

从河道出口溯水而上，源口河穿越整个工业园厂房、居民楼分列堤岸，数座桥梁横跨河流，连接两岸。当地人讲，工业园建成之前，源口河蜿蜒曲折，河堤高低不平，河水猛涨时就会漫过堤坝。

1976年9月15日，源口水库开始建设，数千劳动力从各乡镇征调而来。民工们凭着手抡铁锤，砸碎石头，肩挑背扛，硬是建成了一座近50米高、顶部163米长的弧形钢筋水泥大坝。水库于1981年开始蓄水发电，1983年完全竣工。3700万立方米的清水库湾也让坝内桑田变沧海，原严阳公社三源大队、鹤溪大队等小队近千人迁移。几十年来，留下来的村民靠船进出，生产、生活极度不便。2012年，三源公路建成通车。不久，源口水库又被定为县城十余万人的饮用水源地，三源、鹤溪、东坑属于饮用水保护区范围的村民，为了饮用水安全，只能继续响应政府号召，陆续搬离故园。

1958年，县里修通了老县城至源口的公路，是武宁最早的公路之一。这条公路人来车往，一直很热闹。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库内每天常有十几艘船接人运货，最多的时候每年运出木头近6000立方米。当时这些木头大部分是在湖北换建坝用的钢筋水泥。1983年大坝建成后，电站工程指挥部解散，林场转为县水电局管理。1988年成立国营林场后，又移交至县林业局管辖。

东坑村资源丰富、四面环山，也成为商贾官僚躲避战乱或隐居的世外桃源。商山，曾是东坑村的村名，是因王商门而得名。王商门为该县风口气，生于清朝咸丰年间，其父是举人。他自幼聪颖系黄门秀才，青年时曾遇异人授技击之术，号“万人敌”。中年后，自称“深大道，能知过去未来”，成为全县名士，后在东坑购地潜居，建有三圣道院、涤俗堂、朝阳宫和园明宫等建筑，自号“三教总宰，朝阳帝君”，名震大江南北。凡来武宁任县官者，必先至商山拜见，可见其身份之重。

浙江吴兴人孙廷林为晚清两榜进士，清末曾任浔阳道台、两江协镇景德镇御窑监督等职务。曾与王商门相交。民国之初，孙廷林于南山之麓建竹林禅院，京屋、庄屋等数幢宅第。隐居后，他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九江、武宁之间，曾雇佣一个排的武装士兵为其看家护院。

源口河林场区域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39600亩，森林覆盖率95%以上。源口水库水质优良，是县城数万人口饮用水安全的保证，水库区域环境秀美，恰似人间仙境，沿河历史文化又为其增添了厚重的情怀。

GG 古韵亭

诗词七首

匡庐月

春柳

秃枝冬雪任飞飘，挺立湖堤志勇昭。
暮降冰凌身附挂，夜凝寒冻冠松摇。
曦阳送暖千丝绿，烟雨浇滋万叶娇。
驻岸抚波邀鲤鲤，春风得意好昌饶。

阮郎归·惊蛰

长空午夜炸惊雷，天穹闪电飞。
倾盆大雨泻霆雷，草蒿滋碧枝。

蝶蚁醒，兔呼龟，抖身睁眼窈。
冬眠半岁接春迟，倾巢见赫曦。

劝当今青年

岁月如梭春已暮，莫迷玩乐误韶华。
人生刚毅勤劳奋，勇创辉煌效国家。

清明登五老峰

晨登五老观匡秀，日照鄱湖跃鹤鸣。
晓露洗滋松竹翠，长江浪击万艘舟。

乡村三月

一湾清水映春光，青叶迎风柳絮扬。
垂钓苍翁勾鲤鲤，丁夫田间备耕忙。

望梅花 春雨润江南

浣雨群峰新绿，岸柳垂丝迎旭。
洞岭萌开花万簇。

嫩草芊芊盈亩，童乐骑牛坪地牧。
春色江南芳馥。

满江红·庐山美

峻岭巍峨，巖峦翠，悬崖陡峭。
泉水秀，九天飞瀑，隆隆咆哮。
气壮山河雄伟岸，春光明媚繁荣貌。
远客至，欣喜心情高，欢声笑。

仙人洞，天池小，登山路，盘旋绕。
白鹿书院幽，观音桥妙。
五柳桃源元豆饱，李翁诗句吟声啸。
匡庐美，奇秀甲天传，名望浩。
注：李翁：陶渊明
五翁：李白
观音桥妙：该桥樨卯结构，工艺奇妙。